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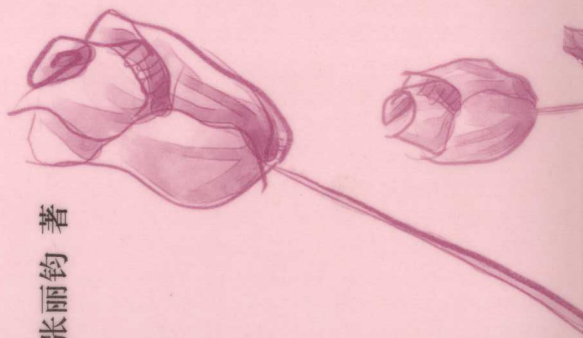


世界以痛吻我

SHIJIEYITONGWENWO

张丽钧 著

空洞的手，抓不住流逝的岁月，一如抓不住飘零的青丝。你愿不愿意针尖挑土般地每日存贮下一丝丝可供日后怀念的美妙光阴，把一个个无可避免的缺憾掩蔽得滴水不漏，再遭自己的心儿幸福地居住在
那距离青春最近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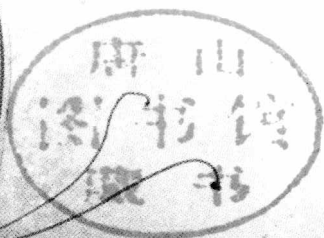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世界以痛吻我

张丽钧 著

让我们张开慧眼，看重生命之轻，看轻生命之重，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灵都互相发现、互相欣赏、互相取暖吧。



0633371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以痛吻我 / 张丽钧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1.01

ISBN 978-7-5434-7753-7

I. ①世… II. ①张…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0197号

书 名 世界以痛吻我

作 者 张丽钧

责任编辑 刘相美 张 辉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050061)

印 制 河北新华第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排 版 石家庄市瑞尔彩图制作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6.125

字 数 16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4 - 7753 - 7

定 价 1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0633371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耽于美丽

爱的容器，得之于天，终将还之于天。借居的日子里，让我天天保持惊奇，让我受宠若惊地住在里面，住成神仙。

1

第二辑 欣赏就好

让我们张开慧眼，看重生命之轻，看轻生命之重，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灵都互相发现、互相欣赏、互相取暖吧。

41

第三辑 生命如屋

现世间，哪里还有阻隔相思的山河？所谓“对面山河”，无非尽在人心自造。有些地名，就是用来过的；有些人名，也是用来过的呀。

89

第四辑 人间共浴

我是在偿还母亲为我洗澡的债务吗？我能偿还得清吗？这样想着，我的眼泪慢慢流出来。为了不让母亲察觉，我反转喷头，喷湿了自己的脸。

135

第一辑

耽于美丽

爱的容器，得之于天，终将还之于天。借居的日子里，让我天天保持惊奇，让我受宠若惊地住在里面，住成神仙。

吸进来，呼出去

“吸进来，呼出去”，这六个字，是我在一座寺院迎门的颓壁上读到的，无意间一抬眼，不知为何，这个藏在满墙文字汪洋中的句子竟自己浮凸出来，要我认出它。仿佛被久候的人轻轻拍了一下肩膀，心一动——噢，你终是来了。薄薄的欢喜，登时掠过忧伤的心堤，是一种松绑的感觉。然而，我却不曾滞留，目光挪开的当儿，脚步已然随着众人走远。

春光正好。游寺院的时候，心里一直默诵着那六个字——“吸进来，呼出去”。默诵“吸进来”的时候，当真就在吸进来；默诵“呼出去”的时候，当真就在呼出去。发现自己默诵得越来越舒缓时，知道自己是在做着深呼吸了。

香烟缭绕。耳畔是木鱼与诵经的寂寂长音。

那么多人“呼”地拥到了一个花池前，指着花池里几株扭曲



丑陋的植物，争论着究竟是什么花。那植物刚刚冒芽，一簇簇褐色的叶尖在枝头紧紧抱住自己，还没有舒展开来的意思。——是呢，这到底是什么花呢？这时候，一位老者走过来，指着一簇褐色叶子的中央说：“看这里——”我凑过去，仔细端详他指着的地方。原来，那叶子中央隐藏着一个极小的花苞！“是牡丹啊！”老者说，“这一株，是白色的；这一株呢，是红色的；这一株最名贵，是紫色的，名叫‘紫二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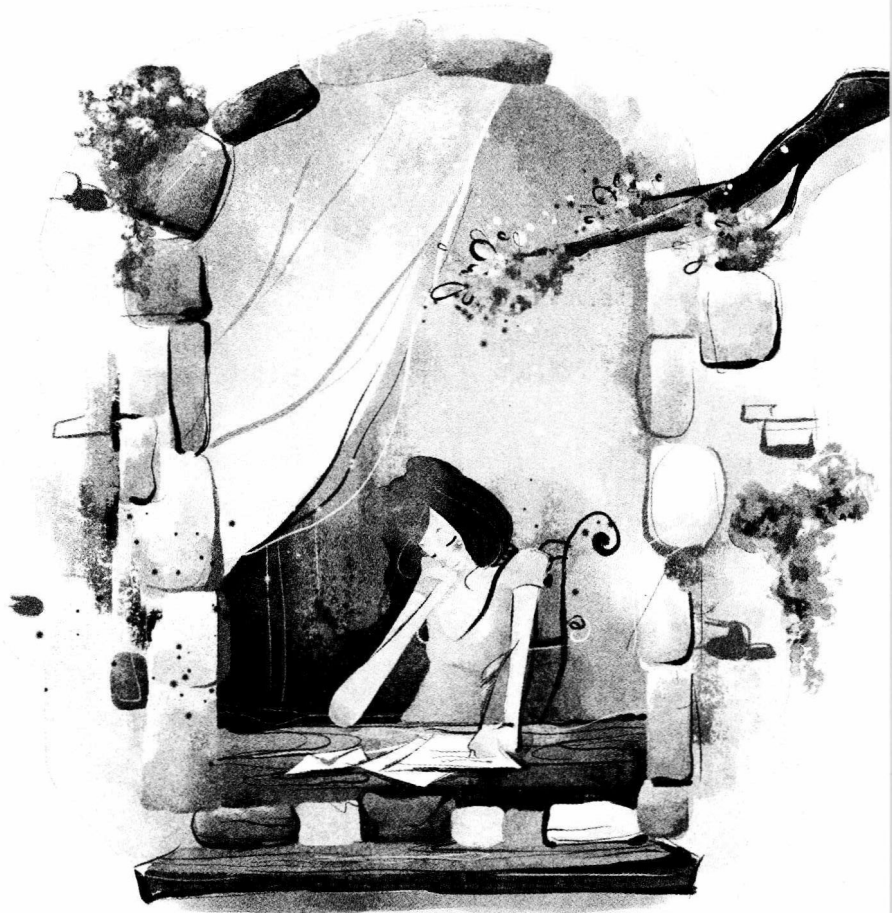
大家听罢，几乎齐声叹起气来——叹自己早来了一步，没看到牡丹花开。我被这沮丧的叹息洪流裹挟着，差不多也要跟着叹息了。但是，我很快让自己止住，俯身对着那尚处于“婴儿”阶段的花与叶，做深呼吸。

若不是那老者相告，我怎么也想象不出那一截截柴火般干枯粗糙的枝干正酝酿着一场无限华美的盛开。眼下，她还没有准备停当，但她绝不是存心让我错过她的花期。我本不是为着她而来，我没有理由要求她为我提前开放。我愿意为不久后的那个日子付出一些美丽的猜想，并且愿意听凭这美丽的猜想熏香我的每一缕情思。

已经很好了——在这几株牡丹花前，吸进来邂逅的欣悦，呼出去错过的懊恼。

许多时候，我是在颠倒的状况下呼吸的——吸进来不当吸的，呼出去不当呼的。谬误的呼吸，弄乱了自己的心。曾经嘲笑过在烂泥塘中扑腾的鸭子，只隔了一道水坝，那边就是倒映了蓝天绿柳的清水池塘，傻傻的鸭子，却不懂得“弃暗投明”的道理，只管执著一念地在烂泥塘里把自己越洗越脏。“那边多好啊！”我跟鸭子们说，一心巴望着它们能听懂并领受我的美意，毅然转身，头也不回地奔赴清水池塘。但是，它们辜负了我。而我，又是谁眼中傻傻的鸭子呢？当我执著一念地在烂泥塘里把自己越洗越脏的时候，我正辜负着谁？我吸不进清爽，呼不出污浊，胸中淤塞了那么多的不快，我的倒映了蓝天绿柳的清水池塘究竟在哪里？

也有过堪慰心平的呼吸。却难做到心地清明，了无挂碍。呼吸的通道太逼仄了，不晓得三万六千个毛孔原是都可以成为吐纳之器



的——纳天地精华，吐凡俗浊气，纳就纳得充分，吐就吐得彻底，让每一寸肌肤都在这一纳一吐间得到荡涤，每一个念头都在这一纳一吐间得到洗礼。



吸进来，是一次重生；呼出去，是一次涅槃。

伫立于春光中，我痴痴地想：在牡丹盛开的时日与她相遇是可堪艳羡的，误认了牡丹且忽略了牡丹花苞是可堪叹惋的，错过了牡丹的盛开却幸运地认出了她且能够在一个真实的花苞上揣想她倾国倾城的容颜是可堪玩味的。至于我，默诵着一个一见面就牢牢跟定我的句子，在看似枯败的牡丹花茎前想着明艳的心事，不怨艾，不懊恼，一如那些初生的牡丹花叶，紧紧抱住自己雍容的愿望，等待一场必然的绽放与飞翔——这是我清贫生命中一个多么奢华的时刻！

游罢寺院，众人的脚步开始把我往外带。走到那面颓壁跟前，我站住了。这回，却是想让刚刚苦心教会了我呼吸的那个句子看清这朵俗世之花一次不寻常的美丽颤动——吸进来，呼出去。

此刻，那个句子在满墙文字的汪洋中浮凸得愈分明了。“只有真正需要我的人才能认出我。”我听到它在说着这样的话。我颌首。内心充溢着独得的隐秘欢悦——在春天之外，我又意外地获赠了一个春天。

畏惧美丽

我说得清自己是在哪一天走向成熟的。因为打从那天起我开始畏惧美丽。

我会站在一朵美艳绝伦的鲜花面前呆呆地看上一个时辰，心中涌动一股比爱深较妒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热辣辣的感觉。台湾诗人余光中说他看那“艳不可近，纯不可读”的宫粉羊蹄甲花时，总是要看到“绝望”才肯离去。老先生笔下这惊心动魄的“绝望”二字，真让我共鸣得几乎要掉下泪来。美丽的花朵，对善良的心灵有着一种无可抗拒的威慑力。它召唤着你却不轻许你，谢绝了你却不惹恼你。它让你在它的光辉里沐浴，又让你染着它的清香一步一回头地离开。高尚的手永远是临花轻颤的手。摘走鲜花的人在倾覆美

丽的同时，也倾覆了他自己。

我会畏惧一双美丽的眼睛，不管是同性的眼睛还是异性的眼睛，只要它是用美丽注释的。美丽的眼睛照耀着我。那是一些令我即则怯离又悔，不即不离不甘心的眼睛。在我贫瘠的记忆里，流失了那么多人的姓名，却存活着一双双美丽的眼睛。它们或默默凝睇，或顾盼流转，一律真真切切投在我温柔的心幕上——这时，也只有这时，我才有勇气与它们对视。我知道我漏听了太多心灵的语言，只能在日后凭想象将它们一一补齐。可我却无怨，只把这看成一种玩不厌的游戏。

我会畏惧一篇精彩的文字。每每于墨香中翻开一本新杂志，在目录上看到某个熟悉的名字（这名字往往是和一篇篇美文连在一起的），我总是不敢一下子找到相应的页码，生怕脆弱的心禁不起那美丽的惊吓和打击。我会把那不相干的文章慢慢读完，然后心里便开始发热发冷、发虚发酸，终于英勇地翻开那躲不过的一页，飞快浏览一遍，以便让畏惧稍稍减淡，之后，再回过头来细细咀嚼赏鉴——那些勾魂摄魄的令我永志不忘的文字哟！它们是从一支什么样的笔下流出来的？它们的诞生是艰难还是顺利？这些，永远是我愿意猜测的问题。敏感而痴迷的心，久久，久久走不出美文的枝枝杈杈、丝丝蔓蔓，待到不得不收复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已是支离破碎。

……畏惧源于喜爱，却又超越了喜爱。喜爱里往往包含了一种不知深浅的亲昵与轻狎，而畏惧才是真正的怜惜与恭敬。“美丽”慷慨地点缀了我们短暂寂寞的人生之旅，我们一俯首即可采摘到美丽，一回眸就能目睹美丽。美丽是这样无私地洗濯我们、照耀我们、拯救我们，我们怎不该小心翼翼地护爱着它呢？

畏惧美丽，是我最美丽的人生体验。



今夜你不必盛装

“今夜你不必盛装。”这是一个男人对他热恋的女友说的一句话。他约她出来，特地叮嘱了这样一句话。她是一个常人眼中不配拥有真正爱情的“康康舞娘”，盛装是她每夜的职业装束。但是，他偏偏就爱上了她，爱上了盛装后面那个孤苦的灵魂。他要抚慰这个灵魂，他要在直面的状态下抚慰这个灵魂。他不希望看到华服遮蔽起来的悲苦。

——这是一部电影中的情节。远远地坐在这个情节之外，我心里泛起一股又酸又暖的感觉。

我问自己：爱究竟最在意什么？爱又可以忽略掉什么呢？

说到底，爱是一种彻骨的怜惜。当你倾慕着一个人、仰望着一个人，见到那人时，心里涨满了无尽的快活，跟那人说句话，眉眼里都漾着笑，满足感牢牢地攫住你，让你着实感到这世界的艳丽美好——如果仅仅是这些，那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爱，充其量，只能叫做喜欢吧。爱是一种伴随着痛感的心理体验。不管那人多么得意，多么耀眼，你心里却缭绕着一股驱不散的莫名的怜惜。怜惜那人的境遇，怜惜那人的遭际，即便那人的境遇与遭际是惹得满世界人艳羡的。你就是不能说服自己，放弃那一份累赘般的忧伤悲恸，在不该操心处操心，在不该垂泪处垂泪。

爱，总指望着自己慧眼独具，看到那连被爱者本人都未曾察觉到的一小块悲苦的苔藓。我认识一颗卑微的心，痴痴惦念着另一颗骄矜的心。那颗骄矜的心被捧到了云端。当那颗卑微的心小心翼翼奉上自己真实的哀怜时，骄矜的心跋扈地将它误读成了它早已厌倦了的恭维。后来，骄矜的心从云端跌落下来，它本能地要躲进卑微的心所编织成的哀怜里避难。卑微的心哭了，它说：“上帝把我安排得这么低，原来是为了让我接住坠落的你。”

习惯了对我在意的人说：“我疼你。”——疼你，是怕你痛，更是一种先你而痛的感觉。在你的痛还远未萌芽的时候，我的心，就不由分说地率先担当起那痛了。愿意用这慨然的担当悄然化解那

觊觎着你的痛。

惶惑的时候，就模拟爱人的调子在心里默诵起叶芝的诗：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这美妙的诗句原不是为你而作，但是，当你在冥想中被它轻轻覆盖，你付出的所有怜惜便都泛起了一层幸福的柔光。

在深爱着你的人面前，你不必盛装，也不必浓妆。你赤裸的灵魂，是为了应和一个深沉的召唤而来。打开自己，向那最善听的耳朵娓娓道出你生命的秘密。只有这个人，才能够证明华服、胭脂、岁月都不过是你的壁障。那彻骨的怜惜使他愿意欣然忽略掉这一切，只紧紧拥抱住一个本真的千疮百孔的灵魂。

——今夜你不必盛装。说这话的男子安慰了世上所有女人的心。

爱的容器

发现自己的身体是一个爱的容器，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给予我这样美好提醒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位老太太。她认真地看着我，说：“你有能力启动别人柔软的心，因为你的身体恰如一个爱的容器。”在这诗一般的句子面前，我有点儿惊慌失措，我不知道有着这么浓郁的抒情色彩的句子居然可以用聊天的口气缓缓送出。我惊喜地张大了眼睛，像打量陌生人一样上上下下打量自己，打量我借居的这件非凡的爱的容器。

这件容器原是我善感的灵魂获赠的一样无可替代的礼物啊！我住在里面，住成神仙。

我是一个善于爱的人吗？好多次拿这个问题向自己索取答案，而每一次的答案都与先前的答案有着些微的差异。我往往不是用自己的心来应答自己的嘴的，而是临时借来一双自己正在意着的眼



睛，用那双眼睛挑剔地审视我。

我看到有一双眼睛在对我说：“你自然是世间最善于爱的人啊，你在每一个春天里悸动，看见美丽的花朵，就生出礼赞的热望；你与潭水深情对视，直到让眸子染上它的深绿。你的爱，生动着、摇曳着、刷新着，不会蒙尘，不会霉变，你正拥有着世间高品质的爱哦。”

而另一双眼睛则会说：“你不是一个恒温的爱者。你爱得那样自我，那样率性。爱的时刻，灵台无计逃神矢，你恨不得把自己的生命都典当了。哲人说，爱是一种犯傻的能力。你犯傻的能力似乎格外高强。总以为这一回定然与先前的迥异，值得拼却了一切的。但是，是什么让你陡然扭转了脸？清泪中，爱，一羽一羽无可阻挡地凋零。你不明白，爱的半衰期何以来得这么迅疾！”

那是谁的眼睛？正幽幽地说出这样的话语——到什么时候，你才能修炼来节省着使用自己的爱的本领？你顶擅长的伎俩似乎就是将爱倾洒、倾倒、倾泻。你从来都不惧怕用完了自己的爱吗？你把心剖成了那么多片，遣它们成舟，让它们承载着你的哀伤、牵念、祈祷、祝福，义无反顾地远航。岸上的你，再怎么收拾，也不可能收拾起一个完整的自己。

.....

——究竟，我是不是一个善于爱的人呢？

我在诗心、爱心和操心中发现着我自己。一个兴致勃勃只想盛放爱的容器，在被误读、被辜负、被伤害的同时，也被理解、被欣赏、被珍惜。很喜欢自己快乐的样子，每次照相，都愿意给镜头一个灿烂的笑脸。总渴盼自己是个最善于撷取的人，秋天给了我一片萧瑟的森林，我却从一棵忘了季节的小树上邂逅了春天。谁有幸听到了我内心的欢呼？那赤子般的欢呼荡涤着我的整个生命，让我情愿一次又一次掏空了自己——为答谢一只鸟在天空中偶然滴落的一声啼鸣，为回报一朵花穿越漫漫寒冬赠与我的一句爱语。

我张开想象的翅膀，试着将这件容器改换形状——设若它是一个碗，那就欢悦地盛放天地的恩赐吧；设若它是一只觥，那就忘情

地流溢岁月的琼浆吧！盛放着什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感受着这幸运盛放的细腻的心。

爱的容器，得之于天，终将还之于天。借居的日子里，让我天天保持惊奇，让我受宠若惊地住在里面，住成神仙。

心轻者上天堂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眉来又眼去，我只偷看你一眼。”

这是李敖作品中较为另类的一首小诗，他又为它谱了曲，加上巫启贤低回抒情的演唱，颇是好听。应该说，看到这首小诗的时候，就已经很喜欢它了；待看到它穿上美丽的音乐羽衣，便更是对它赏爱有加。但是，有一回，一个有着婚姻劣迹的男子在KTV中哼哼唧唧地演唱了它，我顿时大倒胃口。——天哪，他太谦虚了，他制造了一个个滥情的泥淖，居然会声称“我的爱情浅”！他的眼射出利箭，把那几个不幸的女子全都伤得体无完肤了，居然轻描淡写地把这命名为“我只偷看你一眼”！

——他辜负惨了这首歌。

能真正做到“爱情浅”是一桩难度系数很高的事。你的一不留神儿，爱情就向深处滑去。那是因为，人心，太容易对甜美的东西上瘾了。

想想看吧，诱惑着我们的，又何止是爱情？权之欲，钱之欲，物之欲……这些“欲”团团包围了我们，我们忘记了最初羞涩地表达过的那个愿望。庸常的日子噬啮着我们庸常的心。我们既以物喜，又以己悲。一个数字的雪球，越滚越大，身心俱疲的我们也想对着这个雪球喊一声“停”，但却偏偏说出口，非但说出口，还要推波助澜地给那雪球不断“增肥”。

在没有得到某种东西的时候，心里很平静；而一旦得到了，反



而不满足起来。这种“越得越不足”现象，早在两百多年前就被法国一个叫狄德罗的哲学家注意到了，后来，有人干脆就将这种现象叫做“狄德罗效应”。

“狄德罗效应”罩住了太多的人。太多的人过于纵宠自己的欲望了。

在一个叫“空中草原”的地方，视野里全是叫不上名来的紫色花朵。当被导游告知，这些花可以随意采摘的时候，我们便欢呼着蜂拥去采花。很快，我们的怀里聚拢了深深浅浅的紫。但是，有一位女士一朵花都没有采。我问她：“你不喜欢这花吗？”她说：

“太喜欢了！所以就下不去手。”我听了十分汗颜。我想，“越是喜欢越要下手”跟“越是喜欢越下不去手”真是迥异的两种人生境界啊！

不是所有的爱情都可以拿来培植成婚姻的，你点了一道叫做“爱情”的菜，服务生糊里糊涂给你多上了一份，不要窃喜，更不要举箸，明智的做法是，毅然退掉那多余的一份菜；你采了一怀抱的花，孰料，你爱的起点却成了你所爱之物的生命终点，你忘了用精神的篱笆将偌大的草原统统圈起来，然后幸福地将深深浅浅的紫悉数占有。

“我的爱情浅”，其实是一句智者的告语。清浅的爱情和清浅的物欲一样，可以让我们有效摆脱“狄德罗效应”的困扰。有句颇值得玩味的话说：心轻者上天堂。过多的欲望会给心坠上铅块，让它无法飘飞，让它远离天堂；而懂得给欲望“瘦身”的人，才可以遣自己的心去与云朵厮守，与霓霞相伴，在被忧烦遗忘了的天堂里自在徜徉……

想念与想起

“当你把一个人从想念变为想起，那就代表他已在你生活中蒸发掉了。”这是一部电影中的台词。听着这样的台词，竟无端地叹

息起来。不由地将生命中从“想念”渐渐沦为“想起”的人在心里过了一遍筛子。

突然觉出时光的无情，也觉出自己的无情。

有一些人，曾经怎样地被我煎骨熬血地想念着啊！想念的程度是那样深，想念的频率是那样高。当我陷在想念中，我忘了自己。日也想念，夜也想念；坐也想念，卧也想念；啄也想念，饮也想念。行得慢了被想念追上，行得快了被想念迎上……想念成了我的人生常态。正如那首小诗所说的——我每想你一次，上帝就落下一粒沙，于是就有了撒哈拉。

也曾偷偷地怨起那个人，怨他跋扈地掠走了我太多太多的生命时光。爱是一个不等式，它压根就不管什么叫对等与对称——被想念着的人，看不见广袤的“撒哈拉”。

记得那年有项紧要的工作落到我头上，偏偏我正在害病般地想念着一个人。手上忙着工作，心思却游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招魂般地呼唤自己，要自己赶快回来……可以说，那项工作的操作流程中处处渗透着一个名字；或者说，那个名字落英般地飘散在了那项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当我从那项还算圆满完成的工作中疲惫地抽身，竟禁不住学了勇晴雯补就孔雀裘之后的口吻幽幽说道：“我，再不能够了。”

想了种种法子解救自己，编出种种理由让自己卸下那折磨人的想念。但，想念是个不知趣的玩意儿，你越想让它远离，它越是紧紧缠住你。

真的以为就这样做稳想念的奴隶了，以为怎样的挣扎和自救都无济于事了。

然而，不知从哪天起，也不知究竟为了什么，想念的死扣居然自己松动了那么一点点。只是一点点，心却惊悚地捕捉到了。

同样的动作，发作般地一次比一次来得强、来得密。最后，那想念的痛，竟像暖阳下的残雪，悄无声息地融成了软软的一摊春泥。

雷同的故事，又热带风暴般地多次袭扰脆弱的心房。在每个想念的高峰期，都觉得这一回定然是熬不过去了。但驽钝的心，一次